



饿着肚子去高考

文/马从春

我出生在大山深处一个极偏僻的山沟里。那儿土地稀少，生活贫困，当时没有现在的义务教育，刚刚小学毕业的孩子，争先恐后地涌进打工的浪潮，纷纷逃离家乡贫瘠的土地。

我是村里唯一的例外。家里五个孩子，四个是我姐姐，父母的特别优待，让我能够读到高中。其实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在那个视读书为无用的小山村，人们风言风语说“穷打长工富念书”，这是拿钱往水里扔。

老实说，一开始我的学习成绩也确实表现平平。数学很差，英语更糟，

值得骄傲的，只有语文课，作文很好，考试几乎都是满分。老师说这样的成绩，高考几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，因为最终算是综合成绩，只要一门课拖了后腿，就很危险了。

倔强的我偏偏不信这个邪。高三那年，我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，准备做最后一搏。桌子上放满了堆积如山的数学试题和复习资料，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，我就悄悄起来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大声朗读英语。渐渐地，书越翻越觉得薄，英语越读越流利，一个学期下来，我的综合成绩居然能够在年级名列前茅。

终于，高考要开始了。没有车，夜半时分，从高中所在的小镇出发，我们几十个山里孩子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打着手电筒，翻过几座大山，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，艰难步行几十里后，到达了县城。

当我们走进考场时，考试已经开始了五分钟。由于没有来得及吃饭，只好空着肚子。虽然觉得很饿，可是想想自己的三年的寒窗苦读，成败在此一举，硬是强打精神坚持了两个多小时。第一场考试过后，在考场对门的小食摊上，我翻出前天晚上父

亲塞给我的几张毛票，抽出一张皱巴巴的两毛钱，买了个香喷喷的烧饼。

当镇上那个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，将大学录取通知书送来的时候，我正在七月火辣辣的太阳下，汗流浹背地和父亲一起锄地。父亲接过通知书，默默地看了一会儿，没有说出一句话，只是背转过身，迅速擦了擦脸上的汗水。我知道，父亲不识字，并没有看懂上面写的是什么，但他心里明白，他手上那张纸的分量。我也知道，父亲转身在脸上擦的不是汗水，而是一把晶莹而幸福的泪珠。

韩国高考也疯狂

文/张爱春

六月来临，一年一度的高考烽烟再起。考试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，最早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隋朝科举取士制度。现在竞争激烈的高考，不仅只发生在中国，也存在于我们的邻居韩国。几年前，参加中韩两国文化教育界组织的一个项目活动，我亲身感受了韩国特色的高考。

与中国不同，韩国的高考日在每年的11月中旬，一共4门课，一天内考完，上下午各两门。韩国人对高考的重视，丝毫不逊色于中国。在考试当天，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种非常

紧张严肃的气氛。韩国朋友告诉我，这一天，几乎整个韩国都在围绕着高考而运转——政府发布命令，商店、机关单位、甚至证券交易所，都要调整上班时间。我在街头看到，很多警察在疏导交通，行人纷纷为考生让路，司机们也不随意鸣笛，一切有条不紊。

在一个考场外，我发现和中国一样，许多父母把孩子送到门口，然后目送他们走进考场。所不同的是，这里的父母除了等待的焦急之外，似乎还满含忧愁，他们有的含着泪水，把一张张小纸条贴在

学校的大门上。看着我不解的神情，韩国朋友解释道，韩国的高考严格，竞争激烈，高考几乎就是一场战争，只有考上首尔国立大学、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这样的名校，将来才可能跻身上海流社会，出人头地。在那些小纸条上，写的都是子女的名字和父母对他们的祈福。

接待人员带我们参观了考场。只见考生们个个神情严肃，紧张而专注地答题。目睹此种熟悉的情景，一不小心你还会以为是在国内考场监考呢！韩国的教育机构比较开明，

允许残疾考生的父母进入考场，我看见一位残疾考生坐在轮椅上，在家长的帮助下，认真地进行考试。

走出考场，眼前出现的依然是考生父母们那一一张张着急的脸，他们的后面，有一些来为同校学长学姐们加油鼓劲的低年级学生，明年的这个时候，就轮到他们走向这个“战场”。见我们一语不发，韩国朋友打趣道，别紧张，一年只有这么一天，这里附近有个驻韩美军基地，今天他们都不敢轻举妄动！一句玩笑，说得我们都笑了。

那年高考

文/文雪梅

那年，我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。随着高考的临近，面对亲人们期待的眼神，朋友们的嘱托，压力越来越大，心情一如当时炎热的天气，让我感到烦躁和压抑。

高考那天，校门口围了很多陪考的家长，再看看那一双双焦急而不安的眼神，我的心更是绷得紧张。第一堂试考完后，我笑盈盈地迈出考场，如释重负，因为以我的水平和临场发挥，答得还算满意。就在我们站在三楼的宿舍走廊上谈论答案时，大门口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：“妞妞！”

不由自主，我们几个女生不约而同的循声望去。因为在家乡这个“妞妞”的称谓是对所有女孩子的统称。我看到，楼下高喊的人不是别人，而是我的母亲。我清晰地看到，母亲还穿着那件蓝色碎花旧短袖，黑裤子，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，面对熙熙攘攘的学生，四周高大的教学楼，母亲的目光不停地游离着，这让她感到茫然无措。

我加快了脚步，匆匆忙忙跑到大门口，一把拉住母亲的手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母亲擦拭着额头的汗水说：“我在收音机上听到

今天高考，怕你晕场，给你带了瓶凉茶，提提神，还有早上煮的几个鸡蛋。”我颤颤巍巍地接过母亲的袋子，打开一看，那是什么凉茶呀，分明是一个罐头瓶子里泡凉了的浓茶。看着周围的家长打着太阳伞，手里拎着饮料瓶，再看看母亲晒得黝黑的脸庞，还有袋子里的凉茶，我的鼻子酸酸地。我能想到，母亲走了十多里的山路，坐了二十多公里的车才到了陌生的县城。询问了很多，走过了很多路，才找到了我就读的学校。为的是给我高考壮壮胆。

那天，母亲没有问我考得怎么样？临走时，只是叮嘱我说：“只要尽力了，考不上就回村里来，照样有口饭吃！”

目送着瘦小的母亲消失在入海中，我的心隐隐作痛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

当高考成绩揭晓时，我终于考上了省城的一所不错的大学。乐得母亲几天几夜没合眼。

又是一年高考到，目睹翘首企盼的家人们，我不由想起了那年高考的情景，还有母亲的那杯凉茶，心里不由涌上一股暖流。

古代“落榜”名人

文/泥人

一千二百多年前，一位六试不第的秀才满怀失望与惆怅乘舟回乡。途中路过苏州城，舟泊枫桥。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，月西沉，霜满天，树影朦胧，寒鸦啼叫，江中渔火闪烁，寒山寺的钟声沉重而悠远。落第的秀才愁思满怀，难以入睡，感物伤怀，触景生情，提笔写下：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没想到，这首诗竟成为千古名篇，成就了一个绝世的诗人。可以想象，假如没有那一次次的落第，就不会有此绝美的《枫桥夜泊》，那么今天，我们也就可能不知道张继是何许人。中国继科举开考以来，有十万进士。那千千万万的进士湮没在浩浩的人海里，我们却独独记住了一个落第的秀才。

寒窗苦读数十载，只为金榜题名时。然而，金榜题名并不是决定人生的唯一大道。看一看那些古代的名人“落榜生”，我们就知道，人生道路千万条，条条都是成功道。

与张继同朝代的诗人李邕也是屡试不第，但其文笔出众，当地及附邻州县官衙纷纷拿钱请他写奏折。据说，李邕一生代写的公文即有800余篇，《新唐书》中记载：“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，据此为豪富者。”

明代的大医药学家李时珍也曾三次落榜。李时珍十几岁就中了秀才，但之后的九年中，他三次考举人都没能及第。此后，他抛开金榜题名的欲望，开始立志从医，在历经27年的潜心钻研后，终于写成药物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。

明嘉靖十年，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，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，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。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，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。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，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，专心致意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，却仍然没有考中。直到40岁时，他才补得一个贡生。吴承恩在落泊与潦倒的环境中，写出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《西游记》。

蒲松龄自幼聪慧，跟学识渊博的父亲读书学习。19岁时参加县府的考试，夺得第一名，取中秀才。主考官是清初有名的文学家施闰章，他赞赏蒲松龄的文章，夸他“首艺如空中闻香，百年如有神……观书如月，运笔如风。”但是蒲松龄后来考举人、进士时却屡试不中。因生活所迫，他只好去作塾师。从此，他开始一边教书，一边收集、写作志怪小说。历时20多年，创作出在白话小说中地位仅次于《红楼梦》的《聊斋志异》。

十九世纪中叶，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经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，“学而优则仕”仍是年轻学子们出人头地、光耀门楣的不二选择。那一年，刚满16岁的郑观应应试落榜了。他的父亲郑文瑞却毅然为他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——到上海去当买办。郑观应的精明才干和十多年洋行买办的身份背景，很快赢得了盛宣怀的好感和李鸿章的赏识，开始了从洋行买办到改良主义者的入生转折。郑观应后来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资本家，资产数百万。

“落榜生”成富商的，还有明朝的沈万三、清朝的伍秉鉴等。这二人皆家境富裕，虽有银两读书，但却是屡试不第，于是只好跟随父辈学经商。没想到，两人科举不中，经商却是天才，都成为当时的商业巨贾，富可敌国。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曾统计出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，6名中国人入选，其中就有伍秉鉴。

落榜，只是人生中的一个挫折。而挫折是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元素。失败者，是在挫折中焦虑、消沉，甚至绝望；成功者则在挫折中磨砺、积累，乃至爆发，实现茧蛹化蝶般的蜕变。